

狂瀾

文學有教育、認識、
 功能，我們可以說，若重點的不同，常常
 構成了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差異。嚴肅文
 學更重視教育、認識、審美的功能，而常常
 忽視了娛樂的功能；通俗文學十分突出娛樂
 功能，較好的在若干程度上也兼顧前三種
 功能，較差的就根本置之不顧了。至於在結
 構上的有頭有尾，文字上的通俗流暢，通俗
 文學更能搜住一般讀者，等等，
 情，日本，
 日本，
 主以此事告
 在卸貨時細
 中，把小小
 失者，使對



狂澜

广东省肇庆市蓝带集团公司广东文学院合编

花城出版社

9104073

粤新登字05号

狂 澜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75印张 1插页345,000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200册

ISBN 7-5380-0928-3/I·836

定价：7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狂澜》是我省青年作家熊诚的长篇处女作，小说以美丽的粤西西江为背景，以两代人的经历为线索，囊括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。田毅是解放西江市的功臣，他深深爱着出身豪门的宋碧瑜，然而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，葬送了英雄美人梦，碧瑜精神分裂，田毅抱憾终生。秦汉、双鱼则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年青一代，他们下乡到西江，默默相恋，谁料公社书记企图占有双鱼，并诬陷告发他的秦汉；为救秦汉，双鱼委身于他人，此后十多年两人饱尝情感上的苦煎熬，终未成眷属。两代人充满错位的人生旅程，深刻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畸型状态。政治斗争的残酷、文革的动荡、知青生涯的艰涩、改革之初的混乱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。作者采用多视觉转换、荒诞、意识流等手法，重构小说的空间秩序，使作品别具一格。

长篇小说《青春无悔》是程贤章的最新力作，它通过“我”和云云、月月、星星三姐妹曲折感人的恋爱纠葛，再现了令人无限缅怀的五十年代，一方面讴歌了青年男女诗情画意、田园牧歌式的爱情，一方面揭示了他们纯真烂漫、被政治婚姻蒙骗的悲剧。

目 录

祝贺·期望

- 架彩虹于两岸·····秦 牧(1)
- 生活的启示·····陈残云(7)
- 蓝带, 难得带个好头·····蔡运桂(10)

长篇小说

- 狂澜·····熊 诚(17)
- 青春无悔·····程贤章(307)

蓝带剪影

- 访刘允忠·····李兰妮(473)
- 访牛子航·····李兰妮(481)
- 访邓兆权·····陈明斐(489)
- 访周耀文·····陈明斐(495)

架彩虹于两岸

——漫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

秦 牧

注意出版界状况的人都会知道：纯文学（也有人称为“严肃文学”）的销行量，一般来说，不及通俗文学。有些，甚至距离非常巨大。一本武侠、侦探、惊险、言情的通俗小说，在中国大陆，常常可以销行十万册、几十万册，甚至上百万册，而一本“纯文学”小说，通常只能销三两万本，甚至只有几千本。

“纯文学”、“俗文学”，这两个词儿，是按照“约定俗成”的讲法，它们未必十分确切。但既然习惯上这样说，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地照着说好了。反正大家都明白那是怎样一回事。

“纯文学”指的是那些比较讲究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，包含严肃主题、娱乐性较弱的作品；“通俗文学”指的是那些着重情节离奇，文字通俗流畅，但较少注意人物刻画，而娱乐性很强的作品。自然，这并不能一概而论，某些纯文学作品，也有语言艺术很差，人物平板，寓意浮浅的。某些通俗文学作品，也有人物塑造很好，意义深刻，警句迭出的。世界任何事情都存在“交叉状态”，这方面的事物也然。

这种现象，其实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，也存在于世界各地。

我看过一张香港的畅销书名单，侦探小说、武侠小说，是雄

据榜首的。香港的几个武侠小说家，作品不仅畅销于中国大陆、港澳、台湾，也风行于东南亚各国，印行量动辄以百万计。东南亚各国当地的华文文学，一般印行量甚少，作家常常要自掏腰包才能出书，但这些武侠小说喧宾夺主，却可以使大量读者主动掏腰包购买，这种状况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。美国的情形也是这样，他们那里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，甚至比我们更尖锐。一般的“正剧”观众寥寥，但是“肥皂剧”（这是专门名词，意指穿插于肥皂广告之间播出的十分讲究噱头和趣味的闹剧），却拥有大量观众。那里的“严肃作家”，把致力于满足读者的情趣，掌握“票房价值”的作家也都纷纷算做“通俗文学作家”。（例如《战争风云》那样的长篇小说，在我们看来是严肃文学，但是对作者赫尔曼·沃克，美国竟有不少人把他当做通俗小说家。）两部分人互相瞧不起，严肃文学作家瞧不起通俗文学作家，认为他们不过是“市井之徒”，作品尽管畅销，却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，提起他们时常常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，或者耸耸肩膀，撇撇嘴巴。通俗文学作家则认为严肃文学作家不过自命高深，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味道，读者不会喜欢，应是天经地义。这两部分人，甚至彼此间是极少往来的。几年前我曾访问过美国，见到许多作家，他们在言谈间就充分流露出这么一种状况。

台湾有一个写了大量爱情小说的女作家，她的作品在青年男女中很有市场。然而有一次在深圳举行台湾文学作品讨论会，好些来自台湾的著名作家，竟向主方提出：“这次集会，请你们不要讨论她（指该女作家）的作品，否则我们就退席。”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情绪，和上面提到的情形，可以说并无二致。

严肃文学作家有不少（我说的并不是“全部”，而是“不少”）作品销量很少，小说情节平常，语言不够流畅明白，说

教气味太重，这是他们的缺陷。

通俗文学作家有相当部分（这里说的也不是“全部”而是“有相当部分”）几乎完全致力于追逐经济利益，而完全置社会教育意义于不顾；甚至作品格调极低，走上了海淫 海盗的道路（在大陆整顿文学杂志的浪潮中，被封掉的通俗文学杂志比例不小，原因就在这里）。他们使“通俗文学”变成了“庸俗文学”，甚至“堕落文学”，因此引起了好些人对通俗文学的鄙视。其实，“一句秃驴骂全寺”“一竹篙横扫一船人”是不好的。哪一个领域没有败类呢？因为一个领域内有败类，就把全部的人都否定，是不对的。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人，好些是很有抱负，很有情操的人，他们的著作，也不乏精品，甚至完全可以传之久远。

我们如果考察一下，世界各地的通俗文学所以受到欢迎，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。先不谈各地文化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是少数而不是多数（而且，从全面来衡量，精通某种专门学识的人，并非就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）。大量的人，拿起一本本文学书来，目的大抵是为了消遣，为了“文化娱乐”，而不是一心想“让我来受教育”或者“让我来了解‘人学’，领略怎样塑造人物吧（怀着接受教育的目的而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尽管有，但毕竟是很少很少的）！”面对这种现实，你不满也好，慨叹也好，垂头丧气也好，捶胸顿足也好，但铁的事实并不会因之而改变。正视这种事实，人是会变得比较聪明一些吧！

我们阅读通俗易懂的东西的时候，有一种顺流飞舟或者平川走马的乐趣，而阅读艰深枯燥的东西（尽管其中有时寓有至理）的时候，就不会那么悠闲自在了。从古迄今，名诗佳句可谓浩如烟海，但那些能够脍炙人口，甚至辗转演变成群众口谚的，大都是十分浅显流畅，平白如话的句子，艰深晦涩的句子几乎无法有

此机缘。这种情形，值得我们深长思之，从中悟出哲理。例如：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等等，等等，不就是这样吗！

通俗的作品具有巨大的生命力，即使在自然科学界，情形也是这样。许多自然科学的原著，读者都不会很多。但是，它的内容，一经变成科学普及著作，却可以排山倒海似地涌入千家万户，沸沸扬扬，读者如潮。例如法国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凡尔纳的一系列科学幻想小说，苏联伊林的科普著作，美国阿西莫夫的科普著作等，动不动都是用几十种语言，一二百种版本刊行的。这种情形，同样值得我们思索。这虽然是另一个领域的事物，但是各个创作领域之间，有些道理，本是完全可以相通的。

因此，一切执笔为文的人，对于如何能够攫住千千万万读者的心，如何行文，通俗流畅，内容引人入胜的问题，一定不可等闲视之。

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异同（这当然就一般情形而论，并不是绝对的），严肃文学一般比较重视思想性和人物刻画，节奏较慢，情节不很紧凑，生活细节描写细致，书面语较多……，而通俗文学呢，一般不很重视思想性和人物内心刻画，节奏快速，故事性很强，甚至常带传奇色彩，具有更多的娱乐性，不多作生活细节的描写，大抵很讲究口语的运用，等等，等等。

通俗文学，比较起来更能攫住一般读者，这是明显不过的。

如果说文学有教育、认识、审美、娱乐诸般功能，我们可以说，着重点的不同，常常构成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差异。严肃文学更重视教育、认识、审美的功能，而常常忽视了娱乐的功

能；通俗文学十分突出娱乐的功能，较好的在若干程度上也兼顾前三种功能，较差的就根本置之不顾了。至于在结构上的有头有尾，文字上的通俗流畅，通俗文学则常常比严肃文学做的要好得多。

故事的曲折离奇，引人入胜，是许多通俗文学的一大优点。在中国，唐代曾经把小说称为“传奇”，元代也曾经把戏曲称为“传奇”，它们都突出了一个“奇”字，可见，文学故事应该具有一定的奇警性，人们原是很早就认识到的，但是当代却有很多人把它忘却了。

奇特的事情，不但能够激发起人们的趣味，而且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普通的事情尽管体现了一定的意义，写出来却不一定能得到这样的效果。例如：一个小孩拾到一包物品，站在路边等候失主前来领回，或者交给警察等人认领，这事情当然是有几分意思的，但是写出来却平凡得很，一般得很。如果记叙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看到前面的汽车上掉落一包东西，捡起来追了好几条马路，追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才终于使物归原主，这就奇特一些了。如果记叙的是这么一桩事情：有艘运载化学肥料的轮船从日本开来中国，启航前日本工人装运货物的时候，一个日本搬运工人在船舱里失落一只金戒指，船主以此事告知我方，我方动员全体搬运工人在卸货时细细寻找，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货舱中，把小小的金戒指找到了，交给船主转还失者，使对方惊异感激异常……上面三件事都是真正发生过的。如果描述起来，可以说最后一件事令人最感兴趣和印象最深了。仅此一端，可见其余。

中国世代流传下来的著名古典小说，很多都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（说书人的加工在这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）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今古奇观》《封神榜》等等都是例子。

有人说《红楼梦》是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结合的高级典范，

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也许有人认为《红楼梦》并不怎样通俗，但我认为它还是应该算通俗的。它能够世代在广大读者间流传，当代有人调查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发现《红楼梦》的年轻读者在今天仍非常众多，就是一个例证。依靠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年都赢得大批利润，这一意味深长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深深的思索。

“严肃小说”和“通俗小说”，有些人把它们当做完全两个范围的东西，但是，大手笔们、文学大师们却在它们之间架起了桥梁，使它们互相沟通起来了。

如果这两方面的作家群，不是互相排斥，互相轻视，“各以所长，轻人所短”，而是采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；并且各各注意自己可能存在的缺陷，严肃文学多注意一点故事性、娱乐性和文字的平易，通俗文学避免一味迎合，注意一下思想性和严肃性，我们就有广大群众喜见乐闻的更多的优秀作品了。

我特别希望文学能够吸取通俗文学的优点，有不少严肃文学作品，现在的确是走上一条崎岖的道路，举步维艰了。

这两者之间，难道不能够或者不应该架起桥梁来吗？

生活的启示

陈残云

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，农民兄弟称为富民政策。他们是生产者，勤奋的劳动者，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体会，获得了确切的结论，因而热烈地实践与赞扬。十年来，我们的农村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、人们物质生活的宽裕多彩、自然环境的更新创建、精神境界的奋发上升，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开了广阔繁荣的前景。

中国是“一穷二白”、人口众多的大国，农民获得温饱、向小康之路迈进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再过十年，如果改革开放的步子健康前进，有可能将“穷”字抹掉。我希望我们这一辈在苦斗中活过来的人们，能看到“穷”字被抹掉的好日子。

我们的作家同志，特别是老一辈的作家同志，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，创作的要求，不少人长期生活在农村中，与农民交上朋友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他们的作品也显露出这种高洁浓郁的韵味，受到农民的关切和热爱。年青一辈的作家，也有不少人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，他们的作品同样成为农民热爱的艺坛珍品。

我出生于农村，既是“子曰馆”的学子又是牧童，从小学会了劳动，有一点农业生产的基本功，是早熟的少年。聚族而居的村庄拥有三千人丁，迎神赛会、婚嫁丧葬，都有一套封建迷信的

陈规陋习，束缚了少年男女的向上追求。但地处广州边沿，革命的战歌、文明的新风，冲击着人们守旧的头脑，也使少年人摆脱了束缚，看见了一个复杂而新鲜的世界。从而，我走向了银光闪闪的城市。

在20年的悠长岁月中，我聆听了繁华喧闹的市声，经历了神圣战争的洗礼、践踏过血腥屠杀的异国战场，穿越了狼虎遍布的崇山野岭、在红旗招展下活过来了，成为一个共产党作家，回到新生的广州，回到阳光随处的家乡。然后，我高高兴兴地跟着村中的支部书记，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伴侣，一起去观看田畦中的生产。这时候，我发觉自己对农作物并不生疏，没有被乡亲们探问：“客从何处来。”

以后我常常下乡。从土改到合作化、公社化，我都亲历其境，获得了锻炼，获得了感性认识和创作题材，也增长了才智。作品出来了，虽没有引起“轰动效应”，却也不是故纸堆里的货源。

作家们曾经讨论过生活的深广问题，就是说下乡生活深入一点好、还是广泛了解好？我没有参与讨论。在我想来深也好，广也好，能迈出脚步就是好，应让作家自己考虑。我自己，在广东省里包括海南岛在内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份都走过，广不广？我曾在一户贫农家里住了七、八个月，深不深？以此下结论毫无意义。生活是创作的源泉，有了美好的源泉，还要靠作家的立场、思想、感情，挥洒自如的生花妙笔。

生活对我们的启示，源泉是重要的。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作家，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生活中去，下马看花也好，跑马看花也好，多接触人，多接触事，多和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交朋友，扩展社会面，更多地了解人们的生活动态、思想情绪、理想与追求。在改革大潮中，社会发展得很快，不管城镇或农村，都在日

新月异地变化。具体地描绘这些变化，赞扬这些变化，使我们的社会跃上更高的文明兴旺的层次。

歌颂社会主义新面貌，歌颂改革开放、歌颂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劳动，歌颂城市和乡村的崭新创造、繁荣兴盛的新发展，都是我们的职责。创作，创作，党与人民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创作出鼓舞人心的艺术精品。

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正处于精力旺盛的华年，眼睛敏锐、头脑灵活、思想解放，在的大好形势中，正好发挥自己的才华智慧，创造出更多主题健康、色彩丰富、情调鲜明的美好形象，推动历史前进。

省作协文学院主办的“蓝带”文学丛书就要问世了，这是令人鼓舞的喜讯。它将以大量篇幅刊登中长篇小说，为我们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提供了可贵的阵地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祝愿它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，在岭南大地上作出新的贡献。

我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作家就是这个丛书的主力军。他们的作品应从生活中来，以鲜明的思想主题，引人向上的欢快情绪，生动的艺术形象，使众多的读者喜爱。

丛书不应该让黄色的、低级庸俗的东西，占有篇幅。也排斥宣扬性解放、同性恋、性暴露之类的描绘。不能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情趣，而污染自己严肃的面孔。

丛书必须庄重、正派、活泼，从内容到形式都使读者乐于亲近，获得教益。于此，我对它的前景寄予热切的期望。

1991年5月12日

蓝带，难得带个好头

蔡运桂

去年岁末旅港期间，与香港十多位作家进行了两次座谈。香港作家对大陆作家领国家工资，稿费自得，房租又十分低廉的优哉游哉的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意。他们说，香港作家靠爬格子维持生活者为数极少，大多数是兼经商或别的职业谋生。有位女作家感慨万端地说：“我为七个报刊专栏写作，每天脑袋如机器般地运转，简直是麻木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，就是为了生活不停地写。”我想，这样拼命地爬格子的作家，脑子充斥的是谋生的紧迫感，报刊追稿的负疚感，谈不上有什么创作灵感，更难有什么艺术创造了。据说，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大致如此，除极少数知名度很高，作品量很丰，或专门写畅销书之类的作家，可以靠写作谋生外，大多数作家都不能以文养活自己。去年我们在泮溪酒家宴请泰国散文作家访问团，宾主双方谈得很投入。团长说，我们一行六人都是经商的，若靠创作谋生，就不可能来中国访问了。他们的话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爬格子生涯的艰辛。

中国作家端着社会主义“铁饭碗”，基本生活有保障，可以专心进行创作，应该说是一种优越性。但是中国作家也有他们的难处，尤其是近几年来，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，各阶层的经济收入以及文化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倾斜。出版部门按经济规律办事，亏本书难以出版。于是许多社会责任感强、创作态度严

谨、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家，往往出书无门，可怜伏案汗水淋，忍看书稿成废品。有的不甘于功亏一篑，只好硬着头皮求助于企业家解囊；有的撕不开脸皮，只好把书稿藏在抽屉里。面对这种状况，省里一位革命老前辈很有感慨地说：“千古伤心文化人”。然而也有一部分文人，忘记了作家的崇高使命，把创作作为追求金钱的手段，见利忘义。有的编造离奇古怪、庸俗低级的故事；有的热衷于写类似“宫闱秘闻”之类的所谓“纪实文学”，而获得高额报酬。曾一度误入歧途的出版部门，以这类“作品”当作摇钱树，终于在治理整顿中受到应得的处分。

出书难的问题，确实困扰着作家。广东省委为了缓解这个问题，拨出一百万元专款，成立“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”，并委托作协广东分会管理。这对作家是一种关怀和鼓舞。但省作协有一千名会员，靠一百万基金的利息资助出书，实乃杯水车薪，无法满足作家出书的需求。省作协文学院的领导和作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：依靠自己找出路，不向基金会伸手。他们终于找到了肇庆蓝带集团公司，得到他们资助16.6万元，达成了出一套“蓝带文学丛书”的协议，闯出了解决出书难的问题的新路子，可喜可贺。

蓝带，蓝带，难得带了一个好头！蓝带集团公司的领导，看到近年来许多企业资助足球队以及港台歌星演唱会等等。这种赞助主要着眼于体育和娱乐方面，并且多从广告效果方面来考虑。蓝带集团公司的领导从弘扬民族文化，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着眼，慷慨捐资出版以中、长篇小说为主的“蓝带文学丛书”，这是文化投资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，在国内是罕见的。“蓝带文学丛书”的出版，是企业界与文学界“联姻”的好榜样，改变了通常企业只赞助写企业的书刊出版的偏狭现象，把眼光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方面来。

蓝带集团公司捐资解决了文学院作家创作后顾之忧。作家们再也不用担心“生了孩子无人养”了。现在必须提出的是生什么样的“孩子”的问题。有了“养育”的保障，是不是可以马马虎虎生一个呢？这是值得文学院作家认真思考的问题。出不了好作品或者生出一个“怪胎”，这就难以向蓝带集团公司交代。

“蓝带文学丛书”，主要发表中长篇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的数量和质量如何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志。文学院自1979年成立以来，11年里出版长篇小说15部，中篇小说50部，结集出书50本，成绩是明显的。但应该承认，前几年巨著意识薄弱了，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大景气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“粤军”的形象。目前已有十多位作家埋头于长篇小说创作，争取在一两年内，有一批长篇小说问世，使文学学院的创作更上一层楼。我们衡量文学学院的创作，不仅是数量，更重要的是质量。能否起到重振“粤军”军威的作用，在于有没有一部甚至几部水平高的，能在社会上打响的巨著。写好一部优秀的长篇，不是几个月的工程，而应该甘于寂寞一段较长的时间，苦心孤诣，刻骨铭心，锲而不舍地去营造。文学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精神创造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（杜甫），一个严肃的作家，对自己创作上的甘苦与得失应该是明白的，任何侥幸心理，投机取巧心理或玩玩而已的态度，对于文学事业是极为有害的。有志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作家，尤其是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，再不能满足于一般能发表的水平，应该把自己准星定高些，在有生之年，力求写出传世佳作。对于作家来说，金钱和地位都是微不足道的，只有高质量的艺术才有永恒的生命力，也是作家应该孜孜以求的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。

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（李白）“英雄割据虽已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”（杜甫）“可怜荒冢穷泉骨，曾有惊天动